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

### 第四回 借風使篷圖得倖福 隨案了事買到便宜

上回說黃繡球被拿到官，黃通理聞風而回，自想：這件事真出於意外，必須自家投到，申訴明白，不能平白地叫妻子受冤誣辱。急忙寫好一張訴呈，把家中托了一個可靠的人看顧門戶，又接了一位上年紀的奶奶們，照應孩子，不及吃飯，走到衙前，照著衙門口的規矩，要遞上那張呈子。衙門口的人說：「這事本官尚未過堂，等過堂時，少不得婦女犯法，罪坐家長，自然要補提的。你且在外靜候，如今遞上這張呈子去，雖說是自行投到，本官收了呈子，未必就批，批了，未必就問，說不定也要管押幾天，這就你們兩口子一同縛住了身體。外面打點不來，家中更要著急。你老是漂亮的，只要留著人，在外面打點得光，不說你這張呈子，簡直的不必遞，就是你令正，也安安穩穩的，包管無事。我們曉得這事並沒有什麼為非作歹的憑據，不過本官聽著外面謠言，一時發作，料想不是大不了的。」一席話，說得黃通理心下恍然，當下即邀了這衙門口的人到一間茶坊內，說道：「我這件事，全仰仗於你，怎樣的先請你領我與妻子一見，請我安慰他一聲。或是請你打個主意，先將他保釋出來，再行候審。這其中的道理，請你講一句，我總得盡個心意，不待商量的。」那人沉吟了一回，說：「你老要去見你令正，卻是容易，我先叫一個人去，關照媒婆家，其中的事情，你都交給與我，只管放心。但是取保一層，現在不必，大約本官在這一兩天內就要問的。我替你先在裡面打通門路，等到過堂時，說不定問一堂就可了結。萬一本官斷結不了，再取保不遲。你老既托了我，我必不誤你的事，大家同是一村的人，話總好說。我不誤你，你老自然心上明白。這時候你先回去一趟，我在此等你。你來了就可到媒婆家去看你令正，一切都極容易辦的。」黃通理想著他叫我回去一趟的意思，心上一拎，在身邊暗暗的一摸，恰好帶著兩張錢票子，數雖不多，眼前盡可點綴，便笑說：「諸事關愛，承情之至。」又湊著他的手臂，低聲說道：「這裡有個小小的敬意，請你先收著，我們到一家去，揀個座兒，喝盅酒，隨意吃幾樣菜，當了晚餐，再請你著人領我到妻子那邊去。此時我不須回家的，等見過我妻子之後，明日大早，仍舊在那茶坊內候教，還要多多補情。最好拜煩你，想個什麼法子，請本官早些審結了，可就格外感激。」

那人聽話時，已看過錢票，約莫也在個譜子上，也就陪笑答道：「今日不必客氣，我還有點公事，不能奉擾。此去路不甚遠，就是媒婆家，我順便同你一行，有話準定明早再談。」黃通理知：「這就費心了，何妨先敘一敘。」謙遜之間，那人已起身欲行，黃通理隨之於後。不到幾百步路，那人望一家大門，敲了一下。內中出來一個中年婦人，胖胖的身軀，努睛露齒，臉上拍著些粉，通紅的兩個顴骨，迎面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張先生呀，今天有什麼要緊公幹，張先生親自上門，快請屋子裡坐。」那人說：「不坐了，今天是順便，陪著這位黃通理先生來的。」就擠眉擠眼，站在門口與那婦女談了幾句。那婦女點頭不迭，便說：「我指著黃先生進去，你老還是坐一坐罷。」那人說：「我是不坐。」又與黃通理講了個明日再會，揚長而去。

這裡黃通理知道此婦就是媒婆，依著他所指，走入一間小房，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，一腳踏下去，七高八低，都是泥土。房中像有兩三個人，那時天色近晚，更看不清。只聽見那媒婆已到房外喊道：「黃奶奶，你家有人來看你，請出來在外面談罷。」黃通理知道關節已到，招呼不同，便也說道：「黃繡球你在那裡，與我到外面來。」於是跨出這小房的門，才見黃繡球手上帶了手拷。出來之後，那婦女另外引到一間，卻已點了盞燈，有幾副牀板，幾張凳子，並上前替黃繡球開去手拷，說：「你倆稍談幾句，今晚就請黃奶奶住在這間屋裡了。」黃通理少不得也敷衍他兩句話。

燈光之下，見那黃繡球的面色雖然黑暗了些，還不十分消削，便將日間的事一一說知。黃繡球道：「我本不著急，等到堂訊，我已打好主意，自有話說。如今既這麼著，更自寬心。你今晚回家，看著孩子們。這等事，想來經歷點，也壯壯膽識。等經過了，弄明白了，倒反好出手做事，免得人家驚疑駭怪，一世不得出頭。所謂打個霹靂，雨霽雲開，自然天也清朗。這種霹靂，是沒有什麼可怕的。但是……」說到此話，就附近黃通理的耳朵，言道：「衙門口人，欲壑難填，也不好太懦弱了，盡著他們的口胃。他們得著口胃，就咽不滿的饞涎了。」黃通理說：「這個曉得。」又略說幾句話，便回頭走出，與那媒婆招呼了些，直奔回家，料理家事。這裡黃繡球也移在那有板鋪的房內，散散的過了一宵，這都慢表。

卻說那張先生，是衙門裡的刑書頭腦，最有聲勢。昨日黃通理恰遇著了他，他也曉得黃通理是地方上一個正經住家的，家道還過得去，故而一見黃通理要遞訴呈，就替他打算一番，札到點好處，果然把這事連夜的內外安排，定於明日提審。這是書吏的一般長技，毫不為難。

到第二天，黃通理曉得衙門裡上半年是三班六房，都冷冷清清無人到的，就從家中，逕至所約的茶坊內等候。茶坊內的人也都交頭接耳議論此事。就中一人，是前次黃通理請他吃飯，要薦水木作頭的。那個黃樹便問道：「前次你講修房子的，我們看你就說的一派醉談，怎麼不多幾日，你嫂子又瘋瘋顛顛的，放掉了腳，跑到街上，惹出禍來？可見當時那黃祿在席上說，房子不可亂動，要看看風水的，不錯。難道你那房子，已經拆動了嗎？」黃通理聽了，尚未回答，只見那張先生手裡拿著根湘妃梅綠竹桿子，象牙嘴的長旱煙袋，眼睛上架著一副水昌老花眼鏡，昂昂的過來，在黃通理桌上一坐。跑堂的加上一盆水，添上一個茶杯。將煙袋在地上敲一敲，裝上一袋煙。問黃通理道：「吃過早飯了？昨日見過令正，事可放心。」黃通理也回問一句，道謝一聲。

張先生吃了兩開茶，停了一會，才又說：「這事聞得本官看得極其鄭重，這兩天公事忙，要暫且押些時，再細細審訊。我既受你之托，曉得你令正怎禁得許久的苦悶，連夜同門上大爺商議，已弄妥了，趁著今日晚堂，可以一問。你老是很明白的，這些事可大可小，縱說是沒有什麼真憑實據，既是一個婦道家，叫人會興起偌大的謠言，事也不在小處。倘是認真辦起來，你老是跑不掉，拖下去家破人亡，禍在旦夕。我們公門中好修行，能夠在宅門以內疏通得清的，無不以大化小，以小化無。況且你老是正經體面人，有個不竭力幫忙的嗎？但你我都是本鄉本土的人，一遭做事，總留得兩遭交情，有個什麼計較的。至於宅門裡的大爺師爺們直到本官身上，開口只講官話，板面無情。去年本官為著他同寅的一樁事，還塞了好幾百呢，你老去想罷。」黃通理聽他話裡有因，說：「這個自然，我此事很費了你的心，應該怎樣，還待請教。此處不是講話所在，我們出去吃頓午飯。你若是用筒把煙，我們先去開一個盤也好。」張先生說：「你看我這樣子像吃煙，其實是一些不近的，竟領你老的情，去吃頓飯罷。」

隨即二人同上了飯館，拿兩壺酒。張先生是能喝幾盅，喝酒的當口，慢慢的講好：黃通理再出二百五十弔錢，包掃一切，先交一百弔。便正色言道：「如果今晚一堂便結，一面銷案，一面再打一百五十弔的票子送來。我有家有室，總不能抽跳板的。萬一其中有別人起後腳來，我卻不管，就憑你說話了，橫豎事已經官，真偽曲直，官也到底不能枉法陷人。我不過承你的情，略圖省事，打點到了。等上了堂，將我妻子這事剖白清楚，以釋群疑。若是不稍稍托你打點些，既覺辜負了你的情意，又怕那堂上不容分辨，糊裡糊塗弄下去，不但蒙冤，且耽誤了我多少正事，這就叫你吃虧之中拿錢買便宜，並不是別的。若一定要怎樣不足，可又不能勉強了。」

張先生此時酒已半酣，說：「很是很是，依你的辦法，就先收一百弔，下餘的，明早再交。看上去今晚一堂可以了結，有我總不至給你上當。裡面弄妥了，不怕外面有什麼枝節。你老放一百二十個心，只恐怕你令正上堂，嚇的說不出話，或是說叉了，那時本官收不得場，倒覺費事。我得在值堂上，同招房錄供的再關照聲，臨時幫著些，你道好不好？」黃通理道：「這又費你的心，我那客堂，還不怕說不出話來。」張先生道：「如此更好，這事總過得去了，忙了這兩天，你那令正到底是怎樣的一件事，我還不曾明白，就會經官動府？」黃通理笑道：「你問我，我也問你。你聽外面謠言所起，是甚來由？」只見張先生放下筷子，篩了酒，喝過一盅，提起旱煙袋，說道：「這些無頭無腦的事，我們一年到頭，不知有多少，那裡去考教實在的來由？不多是糊裡糊塗的辦過去。開頭辦不了，有的拖了幾年，官也不問，我們也忘了；官若問起，或是上司查下來，也總有一個現成例套。不瞞你說，就是辦完了，連我們也不知其中的所以然。要一天一天，一樁一樁的考教，不說無此心思，也那來這些功夫？卻是婦人家除了奸盜蟻販等

案，像你令正這種奇事，倒難得遇著。」黃通理歎了一口氣，見這張先生酒落歡腸，話頗坦直，雖然是個蠹吏，性情是亮，容易打伙的，便動了借篷使風的主意，將自己與黃繡球怎樣發心，要怎樣做事，並略略將黃繡球忽然開通的話一直說到那日出門看會以後情形。

張先生聽來，覺得津津有味，說：「如此並沒有什麼犯法的事，況且女人放腳，好像奉過旨，本官也奉文出過告示，就怎麼少見多怪，起了風波？可真意想不到。告訴你罷，這都是尋常無人在意，就如我，不是遇著你現在談起，也只因女人放腳為奇，忘了是奉過旨，出過告示的，真也好笑。你這事可惜起先不曾碰著我，不然，實是一件美事，那裡會弄到這樣糟糕！」黃通理聽得心中暗暗歡喜，想道：「不料因此倒得了一個可談之人。古人云：『禍者福之倚。』將來借著這人，做開來，就有多少幸福。庸俗之見，最是勢氣難破，這人在衙門口看來很有手面，我們不妨借他手面，運動機關，或者他為我所化，順了我們一邊，那時辦事的勢力圈，就不怕不發達了。卻是今日且不必同他深談。」想罷，便與張先生加些慰勉，說：「連日幸會，等今晚此事停當之後，我再慢慢請教。彼此既已結識，請教的日子就很長。能得同爾學些公事，不至像此番受人之欺，那更好了。」張先生道：「這是容易，爾日間盡管請過來，我下午總在衙門裡，舍下詮在衙門東邊不遠，一間無人不知的。」黃通理連連答應，喊上了飯，又謙遜了一回。

飯罷，一看對時表，已兩點多鐘，兩人起身作別。張先生拱一拱手，說聲：「叨擾，晚間到我刑房裡坐了候著便是。」黃通理也還禮說道：「遵命遵命，大約晚飯後來不遲，諸事費心。」張先生道：「晚堂總在九點鐘，你寧可早來點好。」黃通理答應著，各自散去。順便又到了官媒家，看了黃繡球，如長彼短，說了些。黃繡球也著實高興。出來，便回至家中。他兩個孩子記掛著母親，哭鬧不休。黃通理說：「今晚明早，你母親便回來了，好好的等著。」就與那照管的談了幾句，囑咐了一遍。

待黃昏時，略吃了點飯，來至衙前，才七點半鐘。張先生正在那裡辦公，說聲：「請坐，一切事都已舒坦，大約再有點把鐘，就要坐堂。你令正也就要帶了來，先問一起已審未結的教案，快得很的。」果然一些時，聽見傳點發梆。又一些時，三梆升堂，張先生並不進去。黃通理跟著伺候的書辦們先就進了宅門，在二堂下聽審。只見中門開處，兩個人捧著兩盞羊角風燈引導於前，兩個人，一拎水煙袋，一個垂著手，相隨左右。那官升上公座，底下兩旁紅黑帽，吆喝一聲。那官將硃筆提起來。就有一個隸役，推著一個罪犯，跪至案前。那官喝問道：「這幾天本官已經查訪明白，知道你們同伙很多，到底還有幾個？當日在堂中鬧事，到底動手的有幾個？快老實講！」旁邊那書辦也接口道「快供上來！」那罪犯才說得一句「老爺開恩」，這官已把驚堂一拍，說：「這個混帳東西，與我拉下去打。」不由分說，就有兩個紅班皂隸，橫拖豎拽，將那犯按在地下，劈劈拍拍打至一二千板，放了起來，仍舊跪下。

那官便道：「你們這種可惡，可曉得教堂裡的神甫老爺們，在地方上，皇上家叫督撫大人保護，督撫大人們責成我地方官保護，你們做百姓的，要怎樣客禮相待才算安分。本官到任以來，就幾次三番的傳諭董事，出過告示，有一點點小事情，本官就派差彈壓，生怕你們百姓吃虧，也算在你們百姓身上盡心的了。你們動不動，同那教民尋仇，無非是為了一隻雞，一隻狗的事。雖然也有他們教民先起頭的，究竟有他們神甫老爺去管，本官還要讓他七分，你們倒無法無天，鬧起事來。哄事之後，一哄而散，叫神甫老爺全把過處推在本官身上，說是失於防範，不善調和，一封信告訴了上司。上司一道札子，就吃住本官，要記過撤任，沒了參了官，還要賠錢，身家都害在你們手裡，可恨不可恨！」

如此怒氣衝衝說了一大篇，帶下去，又換了一兩個人，都是問一兩句話，就打個一千八百。這樁案子，原是未結，問過這一案，那官回頭問書辦道：「還有什麼？」書辦回說：「前三天筋拿的黃繡球，今早也發出諭單，隨堂帶審，現已伺候了。」那官說：「黃繡球？……哦，……是件什麼事情？」只見他背後走出一個家丁，唧唧咯咯的說上幾句。書辦在旁，也插上幾句。黃通理此時格外留神，曉得這家丁必定是稿案二爺。起頭聽不清說什麼，後來聽得幾句，說：「外邊當這女子是女扮男裝，起了謠言，實在是弄錯的，可問不可問。吩咐下去，叫那女子具個結來存案，就完了。」那官便道：「很好。」一言甫出，書辦已抱下案卷離開。又是一聲吆喝，那官早就退堂。黃通理心下暗想：就這麼希鬆了結，可見錢的力量真真不小。公門中事，真真可笑！忽又想道：「我真糊塗，怎麼聽審時，堂下並不見黃繡球？」於是急忙走入刑房。

張先生業已回寓，有人告訴他，說黃繡球原不曾來，張先生交代的，你明早隨便寫個保結，連那個東西一齊送到房科裡，張先生在此等著，不要誤事，當時就可到官媒家領回人去。」黃通理便也致謝告辭。一路上還有多少心口猜度的話與那些後文，須聽下回分解。